

天涯浪迹,四海飘泊,
多少故事

追赶西沉的太阳

子鹏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追赶西沉的太阳

子鹏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赶西沉的太阳 / 子鹏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06-5782-9

I. ①追… II. ①子…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06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83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来去自由三十年

——《追赶西沉的太阳》序

子 鹏

《追赶西沉的太阳》是一部描写海外游子的小集子。

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班上一个男生透露，家里正在给他申办护照签证，准备送他移民到美国去，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还挺为他惋惜。美国，人生地不熟的，有意思吗？记得当时他腼腆地笑着安慰大家，说手续很繁，能不能办下来还难说呢。他出国的理由是继承爷爷的遗产。真是时代变了，不是国家领导人、使领馆职工或援外人员也可以出国。没几个月工夫他就拿到了全套手续。全班坐在一起向他告别、合影留念。

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出国定居的国人。说话已经三十二年过去了。

后来，改革开放的国策渐渐深入人心。认为出国等于白日做梦的人越来越少，夜里经常梦见出国“走了”的人数与日俱增。有一阵子，一部分人见面不再问候“吃了吗？”或者“上哪去？”，而改成“还没走？”“什么时候走？”“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想走的人里，出去继承遗产的当然是极少数，多数人出国还是为了留学、陪读、打工、外嫁、经商，也就是常说的“前五类”。那时候出国，单位还有欢送活动，发个日记本作纪念。

想当年，申请北美学校的准留学生大多需要通过英语水平考试。考试的名称翻译成中文，正是那个人人都在心里默念着的期望：托福。这项考试由美国人设计，定时定点，名额有限。最要紧的是，不能

托人代考或花钱买成绩单。从领取有限额的申请表开始,就必须由本人出马。为了报名考托福,成营成团的准研究生挤在一起抢拿申请表。想想,如果这次拿不到,就得再等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拿表的竞争者只会多不会少。于是,越想越后怕,越后怕越急,越急越挤。虽然左右都是知识分子,急了的时候力量也不见得小。有一次差点儿把代办单位当时的前北京地质学院的铁门挤垮了!

都说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路边儿还真有人和着老调子唱了两句新词:母亲教儿学东洋,妻子送郎上考场。

算起来,那也是二十三年前的事儿了。

后来,出国的人多起来,待遇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送日记本作纪念的好事没有了。毕业后工作不到期限的人想出国还要上交“培养费”。同时,早期出国人员陆续回国探亲、休假甚至工作。国内亲朋好友这才知道“归来时空空的行囊”唱的大概是旧社会。亲人们回国带进来的东西虽然不占地方,却很有分量,都是外汇和购买“四大件”、“八大件”进口电器的免税指标。买大件是件大事,不光回国人员本人跑前跑后,连报关的、倒票的、拉货的,都跟着一块儿忙活,让位于北京鼓楼附近的出国人员服务代销点儿正经红火了好几年。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国际地位连续以预想不到的速度向上攀升。祖国强盛给个人事业发展创造了机遇。来华人数逐年增加,从办签证排队等候的时间上就可以体会一二。刚刚搞定国外身份没多少年,申办中国签证又成了国人业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从表面看,办签证的外国人里外国出生的外国人还是没有中国出生的外国人多。等待签证的时候没事干,有人免不了自我欣赏有朝一日“一人两照”的大胆设想。展望归展望,眼下我们这些当年拼命抢托福考试申请表的人,还有机会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签证处的长队里照上一面。

回国发展的人多了,使得出国和回国人数逐渐接近起来。回来晚的,发现八大件指标已经取消多时。回国人员送礼不小心就把中国制造出口的东西又带了回来,也表明中国生产制造能力提高了。有人出国专门抢购由中国深圳代工生产的“苹果牌”手机。与此同时,出国人员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五类”的基础上增加了“新五类”。外逃

的不算,主流新五类包括:旅游、探亲、上学、生子、投资移民,而且,每年新五类出国的人数大有超过前五类的劲头儿。

亲情、乡情是中华民族割舍不掉的传统情感。“父母在不远游”,“水是故乡甜”。然而,一旦走出国门,你会惊奇地发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管口味是否正宗,总能找到中餐馆。海外游子人口之众,早已超过许多国家的公民总数。

究竟什么原因,让千百万炎黄子孙离开家园,在异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发奋图强?他们怎么能在陌生的人群里站稳脚跟、鹤立鸡群?他们为什么永远忘不了自己的祖国,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来自东方的讯息?

这本集子里记录着他们的故事。

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人已经回来了,有些人还散落在世界上数也数不清的海角天涯……

目 录

世纪的耻辱 / 1
大迁徙 / 11
包工头和他的女人缘 / 35
代表人民 / 42
归宿 / 50
抗震楼, 钥匙 / 62
玫瑰裙 / 71
清明时节 / 79
书生下海 / 87
夏天的故事 / 94
新大陆 / 102
原创 / 109
缘分 / 117
在沙漠中渴望 / 127
遭遇孙公司 / 135
追赶西沉的太阳 / 139
走近自然 / 147
赌城绑架案 / 156
最后一个黎明 / 164
最后一个黎明(剧本) / 174

世纪的耻辱

一位来自国内的影视名人在加州南部的新港海滩买下一座日本风格的豪宅。因为房子年久失修,新主人决定重新翻盖。施工进入第三天,几个工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暗室。里面已经没有什么财宝,保险箱也一定被检查过很多遍。然而,当工人们把保险箱移开的时候发现,后面竟然还有一个铁盒子。盒子不算重,而且密封很好。盒子里装着三件东西:一个精巧的日记本,一份说明日记内容未曾复制过的保证书和一张二十万美金的收条。日记本的日期是日文印刷,内容却用中文书写,只在最后一页出现一句英文注释:南京幸存者的遗书。据这位明星说,写日记的是一位日本少妇,名叫夏由美。她的丈夫姓夏,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国军军官。日记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十六日之间。

最让这位六十年代出生的明星感到震惊的是,那里记录着一段何其悲壮、恐怖、残暴、血腥和无耻的日子……

南京城里,四面八方传来的枪炮声响了一夜。

12月13日天亮的时候,听说光华门旁边的城墙上炸开了一个口子,日本人随时可能攻进来。一夜之间,许多部队的一把手和跟得紧的人都坐船跑了,只剩下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国军官兵们匆匆忙忙地来回奔走。他们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依然坚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这个最初的誓言。

丈夫带兵赶赴防区已经半个月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劝夏由美离开南京:“左邻右舍都要走,连房东都准备逃难去了,你还是跟他们一

起走吧。我把这张两个人的合影带在身上。看见它,就好像有你在身边一样。”可是夏由美不想走,她不觉得日本人真会打进来。自从和丈夫回到中国的那天起,她一直以为只有中国人才热衷于战争。没办法,丈夫只好说:“记住,遇见飞机轰炸,你一定要躲在地下室里。希望几个大国能出面阻止日本进攻。可是万一我们败了,你就说自己是日本人,应该不会受到伤害。”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几个国军士兵用担架抬着一个人走进小院儿。掀开盖在那个人脸上的白单子,抬进来的人脸色比白单子还要苍白。那个人正是夏由美的丈夫。

“不,他没有死。你们为什么盖着他的脸?你们看,他身上没有伤,怎么会死?”确实,从正面看丈夫身上没有一点血迹。

一个小兵默默地搬动她丈夫的肩膀,让夏由美看他脑后被弹片打碎的头骨。夏由美当时就晕了过去。几个兵站起来,默默地敬了个军礼,转身冲出院子。

门外街上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夏由美从昏迷中醒过来。她想站起身关门,正遇见几个日本兵冲进来,为首的一个少尉用手枪把子将夏由美打倒,又指着担架上的尸体对几个兵说:“就是这个人,在路口打死我们几十个人。把他拖出去,开膛破肚,挂在城门上示众!”

夏由美挣扎着坐起来:“他已经死了,不要碰他!”

少尉又用枪把子猛击她的头部。夏由美昏倒在地。少尉举枪照着她的头部扣动扳机。枪没响,一定是没子弹了。这时,三个日本兵端枪从门外经过,少尉立刻叫住他们:“进来,看住她!”说完就收枪追自己的兵去了。

三个日本兵互相看一眼,红着眼睛将夏由美抬进屋里。

当夏由美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衣不遮体,反射性地用日语大叫:“畜牲,滚开!”

几个日本兵有点慌张,小声说:“她……是日本人?”

另一个赶紧系好军服扣子:“不管她是什么人,我们得离开这里。”

夏由美想到死去的丈夫，放声大哭，心想如果不是因为没人保护，怎么会蒙受这样的羞辱？她哭的声音很大，被门外经过的几个宪兵军官听见。这时，三个韩籍日本兵正好走出来，看见长官，匆匆立正。宪兵大佐停下脚步，走到士兵身边一个一个地查看他们的面孔，然后厉声问道：“里面怎么回事？你们不会让她闭嘴吗？”

“报告，她是日本人。”

“混蛋！”

“是！”

大佐推开士兵，冲到房门口停下脚步，抬起那只握着军刀的手，敲了两下门。里面的夏由美还是在哭。大佐进屋，走到已经坐在椅子上的夏由美面前问：“你是日本侨民？为什么没有撤离？”

夏由美还是哭。

“你叫什么名字？你丈夫在什么地方？”

夏由美像是被触到痛处，她停了一刻，又大哭起来。

大佐突然咆哮道：“不许哭了！”

夏由美吓了一跳，大哭改成抽泣。

“现在是战争时期，女人的哭声会动摇军人的斗志。明白吗？你的家乡在什么地方？”

“横滨。”

“是吗，这么说你和我的太太是同乡。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好了，不要哭了，我会替你教训那三个畜生。不过现在，你必须好好待在这里，哪也不许去。过两天我派人送你回家。”

说完，大佐带人离开。临走吩咐手下立刻把那三个一直立正候在门口的“畜生”送到前线去，又对一个副官模样的胖子小声嘀咕了几句，才继续小心翼翼地跳过满街的尸体、沙包和碎砖断瓦，向城门方向走去。

夏由美擦干眼泪，把丈夫的衣物收拾好，放回各自该放的地方。一边收拾一边哭，几乎每件衣物上面都滴着她的泪水。最后，她把日记本放在丈夫的大衣兜里，因为她决定把这件大衣留在身边，这样，

今后抱着它，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他的气息和温暖。

这一天，城里远近都响着枪声。有时候密集得紧，像过年时候的连响炮。直道天黑之后才慢慢稀疏起来。只有火光在南方和北方闪动。一队队士兵从街上跑过，皮鞋踩在路面上的声音由远而近，接着由近而远。夏由美的头部还在隐隐作痛。她倒在角落里昏昏地睡了过去。梦里竟然出现小时候祖母讲过的那个故事……

在那位老人家记忆的中，很久以前，在南方的横须贺有一个远近公认的美满家庭。丈夫年轻力壮，妻子美丽贤惠。不知道让多少好人羡慕、坏人垂涎。有那么一天，一伙强盗趁着男人外出押运货物的机会，黑夜进村霸占了妻子，使她蒙羞。消息传出去，周围的人都开始疏远她。丈夫远道归来，尽管知道不是她的错，却总是不能原谅她，还发誓要和强盗拼命。恰逢一位圣人游历到附近，听到关于这个美满家庭的不幸遭遇。出于同情，圣人给这对年轻夫妻开了一个洗刷肉体 and 心灵耻辱的秘方。原来，北方有一个名叫千鹤峪的地方，那里有日本一年四季里最冷的海水。如果能在新年早晨日出的时候，不怕寒冷跳到刺骨的海水里，那么一切痛苦都将成为过去。为了找回过去美好的生活，妻子横下心决定一试。她翻山越岭，受尽磨难，终于在新年到来之前找到了圣人描述的千鹤峪。后来……祖母没有讲完就去世了。

这个带着悬念的故事一直清晰地保存在夏由美的记忆里。今天还是头一次在梦中出现，这让她感到很奇怪。她想继续睡去。睡着了，也许可以看见故事的最后结局。朦胧中，夏由美隐约听到房子周围有脚步声，还有从桶里倒水的声音。她想只要紧闭眼睛，一切杂念就能自动消失。突然间，眼前大亮。亮得就像小时候睡懒觉，被大人掀开被子突然暴露在太阳里的感觉。她一睁眼，发现房子四周都燃起大火！很快，屋里浓烟弥漫，四面八方都是木头燃烧发出的噼哩啪啦的声音。她本能地大叫丈夫的名字，抓起盖在身上的大衣就去开门。门被人从外面锁着，怎么也开不开。她清醒了。她知道丈夫再也不能帮她。就在扶着门，一点点瘫软下去的时候，她从门缝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

端着枪，冲着房门的方向，一步步退出院子。她明白了，这些兵是专门被派来杀她的。那个大佐才不希望她回到日本，然后对每一个人说日本人在南京都干了什么。他们也许能从门缝里看见她倒下去。他们希望她死，决不会因为她是日本人而发善心。他们希望看着她挣扎，然后慢慢死掉，把她所知道的日本兵的丑恶都带到坟墓里去。

她闭上眼睛，等着被浓烟淹没，或是被火舌吞噬，那样，她就可以见到丈夫了。可是，她不能就这样不干不净地见丈夫。她已经不是昨天的她了。虽然不是她的错，可丈夫能原谅她吗？要见，也得洗干净再见。要是听丈夫的话，一直躲在地下室里，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想到地下室。

火光和浓烟中，夏由美看见地下室入口上方的箱子还没有着火。丈夫临行前已经替她移开一个足够大的空隙。眼看屋顶开始燃烧，整个房子好像就要倒下来。她赶紧把大衣顶在头上，冲到地下室入口处。刚刚下到底，就听见轰隆一声，入口处的箱子被砸得粉碎，砖瓦堵住了入口。地下室里顿时漆黑一片。

这个地下室平时是房东存放杂物的地方，夏由美从前没有来过。因为胆子小，即便听到飞机轰炸的声音，她也没有按照丈夫说的躲在地下室里。到了生死关头，她根本来不及细想下来以后怎么跟黑暗和恐惧打交道。既然走到这一步，只好自我安慰：这里只是房东存放杂物的地方，没什么可怕的。虽然这样想，但还是感觉浑身上下一阵寒意袭来。夏由美穿上丈夫的大衣，手伸进兜里，竟然摸出一盒火柴。她划着一根，想看看周围有什么可以让她坐下来的东西。就在转身的一瞬间，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一张大鼻子的人脸和脸上一双睁得很大的蓝眼睛。惊慌之中，火和火柴都掉在地上。夏由美倒抽一口凉气，正在要喊还没来得及喊出来的时候，黑暗中已经有人向她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扶着她的脑袋，另一只堵住她的嘴。

一个男人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不要怕，我不是坏人，我是一个美国记者。请你不要喊，好不好？”

夏由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方已经将手收回去。一分钟的沉默

之后，那个自称美国记者的男人划着一根火柴，又用它点燃一盏油灯。地下室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此刻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

夏由美退后两步，靠墙站好。“你是怎么进来的？”

美国人把油灯挂在一根横梁的钉子上，冲着夏由美点点头。“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为了躲避日本人，我没有别的地方去。你邻居的房子空着，就进来了。这个地下室有两个入口，我从邻居家的入口进来的，正好赶上你下来。对不起，我可不可以问一问，他们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还要活活烧死你？”

夏由美紧紧大衣，说：“因为我丈夫是抗日军官。”

“是吗？他现在……”

“阵亡了。”

“对不起。请接受我对他的敬意。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离开这里，到海上去。”

“你是说……到上海？”

“不，海上。越冷的地方越好。”

“中国语言真是太奇妙了。好吧，我可以带你去美国，一路会在海上航行很长时间。到时候我可以担保，你再也不想去海上了。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接受我的采访？”

“就这么一个请求？我可以答应。只是，你要在这里躲多久？我可不想等！”

“我现在就回去做准备。只是，走之前还有一件大事要做。今天，我偷偷拍了很多照片——很多日本兵杀害战俘和平民百姓的真实照片。集体枪决、机关枪扫射……太残忍了，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血腥屠杀！美国人看了会非常气愤，也会明白容忍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这些底片，我回去没有意义。只是，为了安全，我把这些底片藏起来了。藏的地方连我自己都拿不到。”

夏由美上下打量着美国记者：“藏在什么地方了？”

“扔进邮箱了。”记者两手一摊，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好办，我帮你找。”

“太好了！你家里有人在邮局工作？当然，我也许不该问。”

“没关系，就当你没问。”

两个人走出地下室之后，趁着夜色，专找火光照不到的阴影走。那些躺在地上的尸体一动不动，任凭装甲车从他们的身上轧过去。好好一座城市，如今像是地狱。那些装甲车好像刚刚从地狱里开出来，显得狰狞恐怖。经过几家熟悉的餐馆，发现门面都被砸开，透着蜡烛的幽光。里面不时传出杂乱的音乐、狂笑和各种粗话。进到美国领事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

美国领事馆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南京城与外界的联系已经全部中断，外面又时常打枪，所以每个人的神情都很紧张，好像日本人随时会打进来，把这个苦海中的孤岛转眼间变成人世的地狱。夏由美头上的伤口经过包扎处理，已经不那么痛了。她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小心地写她的日记。两天以后，那个美国记者终于带来了好消息，说一切交涉妥当，他们可以从下关搭乘一艘军舰离开南京，只不过走之前一定要拿到藏在邮筒里的那卷底片，因为“没有底片的记者只剩下一张嘴，跟平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上车前，夏由美用日语对负责“护送”的日本中尉说，她知道一条直通下关的近路。于是，中尉让夏由美也坐在驾驶室里给司机指路。结果，车子在她的引导下开到美国记者描述的邮箱附近。离老远就看见那邮箱已经被车子撞倒，信件撒了一地。夏由美请求停车。

中尉一歪脖子：“为什么停车？”

“是我糊涂，把信投到邮箱里了。既然已经寄不出去，不如把信收回来带在身上。”

“你们这些人，不知道要打仗吗？还以为把信放进邮箱它就会自己飞到收信人手里吗？要去快去！”

幸好，美国记者提到的黄色牛皮纸袋还在。夏由美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放进大衣兜里。

接近下关的时候，路上的尸体开始多起来。路边经常看到一群一群的国军士兵被绑着，低头坐在带着血迹的路边。日本兵都端着刺刀

来回走动。知道有卡车过来，都闪开一条路，然后盯着夏由美看。不远处，机枪声每隔一阵就会响起来。出城的那一段，汽车颠簸得特别厉害，回头仔细一看，外表一层泥土下面是厚厚的几层尸体，汽车竟然是从尸体上开过来的！美国记者摘下帽子，不停用它擦着眼睛里的泪水。

突然，车子停了下来。一个日本少尉拦住去路。夏由美一下就认出来，他就是那个砸了自己好几枪把子的混蛋。也是他，带人把已经死去的丈夫拉走了！也许，夏由美头上缠着的纱布让他想起了什么？只见他朝着她走过来，眉头紧皱。两个小眼睛里透着怀疑。

随车的中尉说：“车上载的都是美国人。我们有通行证。”

少尉看了一遍每个人的脸：“她呢？”

“你真啰嗦！她也是。”

少尉走过来拉夏由美的大衣领子，想仔细看看她的模样。夏由美愤怒地用英文骂了一句：“混蛋！滚远一点！”

“说你是美国人好了，何必这样野蛮。在美国的时候也这样吗？”

中尉说：“她本来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你不顺眼。”

这时，一个马车夫拉着一车尸体过来。少尉横眉竖眼地冲过去，大骂车夫：“混蛋，看不见大坑在那边吗？拉到这里干什么？”

车夫赶紧牵着缰绳掉头，把马车向左边的大坑赶。夏由美这才看到，路左边的大坑里都是死人。有男有女，也有很小的孩子。

少尉追过去接着冲车夫喊：“还不赶快卸车？”

几个日本兵以为出了什么事，也端着刺刀枪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看着车夫把尸体一具一具从车上拖下来，扔进坑里。卸完最后一具尸体，车夫已经满头大汗。他想坐在车上休息片刻，却见少尉拔出手枪，走到他面前说“没你的事了”，随即举起手枪。车夫见状大惊，一把抓住枪管：“不能啊，太君！我干了这么多天了……”

可是，枪还是响了。因为枪管被压低几寸，子弹没有射中心脏，却穿进了车夫的大腿，鲜血把脚都染红了。这一枪把车夫打得跪在地上。他抱着少尉的腿，还想说什么，少尉已经举枪向他的头部连开两

枪。所幸的是,枪没有响。旁边几个日本尉官有点幸灾乐祸地说:“怎么,没有子弹了?还是有点手软,抠不动扳机?”

“你的子弹用得也太快,是不是不会使刀哇?”

少尉被说得满脸通红。他扔掉手枪,伸手去腰里拔刀。车夫看自己今天是非死不可,心一横,抱着少尉滚下了坑。几个日本兵慌忙跑到坑边,用枪指着扭在一起的车夫和少尉,又不敢放枪。一个尉官过来踢了两个士兵一脚:“还不赶快下去?!”

等两个士兵下到坑底的时候,车夫和少尉都不动了。那把刀已经从背后刺进了车夫的心脏。士兵拉开车夫的时候,发现他的两个拇指还深深地掐在少尉的眼眶里,牙齿紧紧地咬着少尉的喉管。

两个士兵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少尉的尸体抬到坑外,刚刚站稳,就分别挨了长官两记响亮的耳光。

夏由美一阵恶心。中尉捂着鼻子催促几个美国人下车、上船。

军舰开出很久,还能看到天边浓烟聚集起来的黑云,听到南京方向传来的枪声。

军舰开着开着,终于有一天,陆地消失了。海上的冷风一阵一阵像是要划破夏由美脸上的皮肤。每次合上眼睛,都有全身带血的士兵上来追她。她拼命地跑,却寸步难移。有时候她很想看到祖母讲的故事中那个美丽少妇的结局,可是每次都被狞笑声吓醒。外面一阵阵寒冷的风让她觉得这里的海水一定比日本北方还要冷。她甚至预感到,在这样的水里沐浴后心灵将要获得的安慰和平静。

自从上了大船之后,美国记者显得轻松了许多。他替夏由美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说这样可以挡风。夏由美除了礼貌,没有多余的话。她只是静静地望着中国的方向。许多天过去,头上的伤已经好了,没有干结的血块和白纱布,她那乌黑的长发可以随意地被海风吹散。本来没有准备改变姿势,偏偏那美国记者说了一句“别动”,引得她向记者看过去。只听“咔吧”一声,记者已经按动相机的快门。

“你动了!”美国记者像孩子一样追究责任,因为那是他相机里的

最后一张胶片。因为夏由美“动了”，容易误导业内人士对他的摄影技术产生怀疑。

夏由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索性看着美国记者摆弄他的相机。摆弄完了，他又想出另一个话题：

“没想到，你还可以讲英文，太好了！我们的采访又少了一个障碍。你知道，我的中文不好，日文一窍不通。对了，请允许我小结一下：你是日本人，丈夫是抗日军官，你亲眼看见那么多不人道的行为……还有……总之，你会引起轰动的！来一杯威士忌，好吗？”

夏由美不爱听人说她是日本人，好像那是在变相骂她、羞辱她。从前还以为日本文明了，原来都是假的。一出自己国门就现了原形，在手无寸铁的平民面前简直是一群两条腿的野兽、恶魔！这群恶魔算是把日本人的名声给毁了。整个民族因为他们而蒙受洗刷不净的耻辱！

美国记者看见夏由美突然脸色铁青，加上她握拳头、磨牙齿的样子，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你没事吧？”

“没事。这儿有咖啡吗？”

美国记者离开后，夏由美把丈夫的大衣脱下来，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将日记本放在甲板上，封面写着：我要说的都在这里，加油学中文吧。

她先将丈夫的大衣扔下海，然后翻过栏杆，跳入汹涌的波涛中。

她落到海里的瞬间一定觉得全身剧痛，脑袋发胀，随时可以炸开。全身冷得像有千万个针头一齐扎进来，整个身体被水流卷着向下旋转。直到头部被一个很硬的东西猛击一下，海水才开始从鼻子和嘴里涌进身体。就在失去知觉之前，最后一个希望在夏由美脑子里闪过：水好冷呀！见到丈夫之前，一定能洗干净的……

一个旧世纪终于过去了。

可是，为什么当人们走近大海的时候，还能听到那个女人失望的悲声？